

布恩雷蒂罗之夜

巴罗哈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布恩雷蒂罗之夜

〔西班牙〕巴罗哈著 朱景冬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Pío Baroja

LAS NOCHES DEL BUEN RETIRO

本书根据 Biblioteca Nueva, Madrid, 1978 年版译出

布恩雷蒂罗之夜

〔西班牙〕巴罗哈 著

朱景冬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3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江苏丹徒人民彩印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7.875 插页 2 字数 175,000

1988 年 5 月第 1 版 198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7,500 册

ISBN7-5327-0106-9/I·053

定价：2.30 元

也许我的某一位读者知道，我干过好几种工作，干得既不长久也不十分成功。我当过医生，开过工厂，做过生意，当过记者。我还努力充当一家出版社的文学编辑室主任。我的主任办公室是一个小房间，一扇窗子朝着院子。房间内的家具寥寥无几：一张桌子，一个放书和卷宗的书架，一只放钱的铁柜，柜里可能没有钱；还有两把椅子。要去办公室，可以顺着屋外的一个楼梯上去，楼梯是砖砌的，有铁扶手，楼梯脚下是院子的一角。

一个令人不快的寒冬的黄昏，我在干校阅清样的枯燥工作。火炉早已熄灭。我穿着大衣，戴着贝雷帽，围着围巾，戴着眼镜坐在桌边看长条清样。这时走进来一位身穿丧服的夫人，脸上罩着又厚又密的面纱。夫人想跟我谈话。我请她坐下。由于天色已暗，我开了灯。

夫人坐在昏暗的地方，撩起了面纱。她属于那类不甘心衰老的女人。也许正因为如此，衰老才不放过她们，才向她们扑去，当然不是为了抓伤她们，留下伤痕，而是为了咬她们，踢她们。夫人的眼睛套着深紫色的大眼圈，脸上皱纹纵横，嘴上抹着口红。下颌上的皮肉下垂，形成一块松软的下巴肉。为了掩饰它，夫人用一条又宽又黑的带子象系帽带那样束着脖子。

夫人开始说话了。她的话滔滔不绝，声调象演戏那样装腔

作势。她说许多年前就在布恩雷蒂罗公园里认识我，说我和某某伯爵与某某银行家在一起，那个时候某姐某妹衣着华丽，首饰满身，在马德兰特别引人注目。

“这位夫人准搞错了。”我心中暗想。“那时的有钱人我从来就一个也不认识。”

“你竟然不记得我，真叫人难以相信！”她伤感地叫道，语调象喜剧演员。

“因为人一老，记性就差了。”我说。然后又加了一句，“请问，你找我有什么事呀？”

“告诉你吧。我有一位朋友，他已经不象我们当年那么年轻，但长得很俊。他写了一本小说，想发表。”

“小说在哪儿？”

“在我手里。”

“那就请拿来吧。”我故作热情地说，“我看看怎么样。我要是觉得小说写得有趣，就给他发表。”

“你肯定会觉得它有趣的。”

“不管怎样，得先看一看。”

“我回头马上派人送来。”

“那位先生叫什么名字？”

“请注意：他不愿意把名字印在书上。”

“那么，要是小说可以出版，封面上我们怎样署作者的名字呢？”

“谁的名也不署。”

“不行，那可不行，真名也好，假名也好，总得署个名字的。不愿意署本名，就署个笔名。”

“他对我说，最好由你写个序言，说明这本小说是一个陌生

人所写。他的朋友们只知道他叫范塔西奥。”

“很好，我们一定这么办。”

“你愿意我几时把稿子送来？”

“在你方便的时候吧。”

“明天或后天我派人给你送来。”

“关于条件，倘若发表的话，我必须知道作者有什么要求。他可不能有过高的和不切实际的要求。”

在说这些话时，我想起了那位夫人说的笔名“范塔西奥”。

“不，不，不会的。他不想拿他的书赚什么钱。”

“可是……”

“没什么，没什么。”

“好吧，就这样，不过，把报酬事先讲清楚总是好的。你是知道的：帐目一清二楚，能结交好朋友。”

“这里不存在钱的问题；我的朋友的经济状况不错。”

说完这话，夫人又把她的谈话转到过去那个大世界。那时侯爵、公爵夫人和伯爵不是在这儿便是在那儿聚会，费尔南迪托、孔奇塔、卢卢和米米常在中卡斯蒂利亚纳和皇城卖弄风情。

“你把你的老朋友们忘了。”她最后对我说。

“是的，也许是这样。那你想做什么？我的记忆力不行了嘛。”

罩面纱的夫人打算告辞。她站起身，把手伸给我，让我吻它。

我立刻想道：“我这个满脸胡子，脚穿便鞋，戴着眼镜和贝雷帽的男人，哪有资格吻夫人，哪怕是老夫人们的手呀。”所以，我只轻轻地握了握她的手。

两天以后的下午，我在办公室里看校样，埋头于这种由魔

鬼发明、使作家和排字工人之为恼火的工作。这时走进来一位约摸五六十岁的先生。他穿着丧服，面色苍白，黑胡子中夹着缕缕银丝，头发略微披散，蓝色的领带飘动着。他大概就是范塔西奥吧。不难想象，在年轻时代，他准是个既漂亮又精明的青年。

“最近有一位夫人来这儿跟你谈过一本小说书稿的事吧。”他对我说道，神情有点犹豫不决。

“是的。”

“现在我给你送来了。”

他交给我一捆用蓝色卷宗装着的稿件。

“很好。需要开个收据吗？”

“不，不必了。何时给我个答复？”

“八九天后吧。”

“好的。十天后我再来一趟。我要是不来，稿子你愿意怎样处理都行。”

从前可能是个精明青年的浪漫先生对我深深地鞠了个躬，离开了办公室。

我读了小说，觉得它还不完全坏。那位先生没有再来。我把书稿束之高阁，丢在书架上的卷宗里，过了很久才混在别的纸堆里被翻出来。

小说出不出，我犹豫了些时候。最后我还是决定送去印刷。

自然，在付印前我必须注明小说的作者不是我，而是那个被朋友们称为“范塔西奥”、头发披散、脖子上飘动着蓝领带的神秘先生。

要是有人愿意把我们两个人的思想和我们两个人的爱好比较一下的话，他一定能够证明我和范塔西奥之间是有明显的区

别的。

二

从前是个精明青年、如今留着胡须、头发披散的浪漫先生，在他的书的前面写了一篇题词。

题词是这样写的：

献给一位亲密的夫人

我亲爱的朋友，过去不如现在美好，这话不错。但是，它具有令人神往的、诗一般的、不同于现在这种灼热的落日余辉。

只有使用动词的过去时才能够使句子带上些许忧伤的情调。您不以为如此吗？那个时候我前进……那个时代我向前……我旅行……这足以使人的回忆带上某种痛苦和怀旧的色彩。

此时此刻，作者正沉浸在对往事的忧伤回忆中。他不由得想起了您。

那个时代对我们这些布恩雷蒂罗公园的人来说是光辉灿烂的。那时您象蝴蝶一般轻佻地飞舞在青春的明亮光辉里，我也象苍蝇一样在同样的地方和同样的时刻暗淡无光地嗡嗡乱飞。

而如今，我们两个都老了。多悲哀啊！我受得了，可是您哪！……舞台和演员都不见了。公园也不复存在。我们的朋友大多已经死去。岁月象所有的时光那样飞逝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去永不复返。一个人只能象豪尔

赫·曼里克^①那样发问：

国王堂胡安变成了什么？

阿拉贡的王子们，

化作了何物？

或者象法国诗人那样提问：

去年的积雪在何处？

岁月已经把你和我象昆虫学家制昆虫标本那样用大头针钉在了硬纸板上。现在我想以考古学家的好奇心用同样的大头针把我们的同时代人钉在同样的纸板上。

多少年来，我一直没有决心写作，更没有决心发表这本小说。现在我已经无所顾忌，可以自由自在、真真切切地描写人物、景物和事件而不妨碍任何人，因为这些人、事件甚至景物几乎多数已经完全发生了变化：不可挽回地被岁月吞没了。在读这本小说时，连当事人自己也不能够识别和辨认他们了。

讨人喜欢的朋友，你一定认得出、辨认得出他们。我有这样的感觉，因为你是我的同时代人。

有些人应该永远年轻，应该享有西班牙水手庞塞·德·莱昂^②相信在佛罗里达找到的胡文西奥^③泉水。

① 豪尔赫·曼里克(1440?—1479)：西班牙诗人，写有“挽歌四十三首”。

② 庞塞·德·莱昂(1460?—1521)：西班牙人，一五一二年发现佛罗里达。

③ “胡文西奥”是西班牙文“Juvencio”的音译，意为“永葆青春”。

您的老朋友和永恒的崇拜者怀着旧日的热情向您致意。

范塔西奥

三

对三十多年前马德里的资产者来说，布恩雷蒂罗公园是个战略要地。在那个公园里，他们可以愉快地消磨夏日的夜晚。那个地方靠近市中心，邻近西维莱斯广场；公园里有一个大戏院，有树木，有供成对的青年男女秘密幽会的僻静小树林，有一个咖啡馆和一支乐队。

夜晚的公园被弧光灯照得通明，景象颇为壮观。穿戴华丽的贵妇和衣着讲究的绅士在公园里聚会。他们在这里出风头，吊膀子，献殷勤，眉来眼去，情急似火。

人们的娱乐方式，很可能象五百年前那样，也肯定象五百年后那样。在马德里的炎夏之夜，几分钱就可以喝一瓶汽水，在茶座儿聚谈。有些夜晚听歌剧，票价虽便宜演得却不坏，另一些夜晚有滑稽戏、有舞会和非常精彩的哑剧表演。

在六月和七月初的热闹日子里，在有穷人涌向坎塔布里亚海岸之前，公园里是一派好风光。

暑夏留在布恩雷蒂罗的公众被称为穷鬼，认为他们想入非非，就是说，他们故作风雅之士；这种可怕的罪名，五十年来就象悬在西班牙人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剑^①，如今它那尖头恐怕

① 源于希腊神话传说。叙拉古暴君迪奥尼修斯请达摩克利斯赴宴，让他坐在自己的宝座上，并用一根马鬃将一把利剑悬其头上，使他知道帝王的忧患。后来“达摩克利斯剑”一词，便成了“即将临头的危险的同义语”。

也不尖，利刃想必也不利了。

有人肯定说，进公园观看演出的有许多受雇捧场者，就是说免费入场的人。但是这并不能阻止这些捧场者在剧场里装腔作势，甚至不惜为了自己娱乐而损坏剧院的声誉。

公园里，几乎总有为数可观的政客和记者光临，也不乏几个贵族家庭。这些家庭，由于每晚都到公园来而不去北部的海滩消夏，便被认为家道中落了。

由于公园里有一种傲慢狂妄和甚至对令人愉快的事情都怀有恶意的气氛，在公园里娱乐和散心的人们几乎从来也不承认它，总把公园说成一个讨厌的、庸俗的、可憎的地方。

在那时的公众中，人们的差别比现在大。这种差别，自然是外部的。男人的内部四十年不变，四百年也不会变。起码到目前为止没有变。

在男人中间，有的长络腮胡子，有的蓄着小胡子，小胡子象布尔戈尼^①人那样挺立；有的嘴唇边留着个可笑的小翘胡子，也有的象拿破仑三世那样把髭梢粘在一起。他们都惯常用硬翻领，大领带，高筒帽，长礼服和大礼服。

女人们中的差别也很明显，几乎没有一个涂脂抹粉，即使涂脂抹粉也不象当今时代这么过分。化妆仅仅被认为是烟花媚妓们的事儿，是个时髦的字眼，被视为一种讨厌的、不大光彩的事情。

今天的女人这种厚颜无耻的化妆，在面皮上抹那么厚的胭脂，还要拔掉眉毛，使得她们的表情象布娃娃一般死板，一点儿特征也没有了。现在的公主、修指甲的女人、舞女和厨娘都仿

^① 法国东部的旧省份。

佛一样，都那么胖，用我们拉丁语学者的话说就是 *ejusdem farinae*①，可怕的是，她们也许就是这样。

那个时候，阶层间的界线比今天清楚。一个人的眼力再不强，也不会把贵妇人同女合唱队员或剧团的普通角色相混淆。

由于平民区的商店和小店铺的贫民以及邻近平民区的更贫穷的居民的到来，布恩雷蒂罗的游人与日俱增。

他们是手艺人，有些人喜欢滋事，还有的人象关在别人鸡栏里的母鸡似地不敢乱动。这使公园的样子显得粗俗而土气。

公园的常客们带着几分嘲弄的冷淡表情看待来公园过星期天的人中特别爱捣乱和饶舌的人。

一些偶尔到公园来的游人对其他人的娱乐表示不满，便严肃地把那些常客称为“讨厌鬼”。

提出这种说法的人收到了效果，因为在谈到娱乐场和冷冷清清的浴场疗养地与海滩的游人时，这句话总被人们开心地重复着。

人们的想象如此贫乏，一些人不得不急切地拾取另一些人谈话的只言片语，他们仿佛是把现成话当破烂儿捡，当烟头儿拾的人。

此外，应该指出的是，一般来说，外国人一点儿也不喜欢布恩雷蒂罗公园。法国人觉得跟女人交谈不怎么随便，德国人则惊奇地问：

“附近哪儿有喝酒的地方？”

演出完全是马德里式的。既有宫廷特色，又有地方特点，既高雅又通俗。

① 拉丁文，意为“一个模子造的，一模一样”。

布恩雷蒂罗的游人坐在椅子上，在演奏音乐的中心凉亭四周围成一圈，不占据散步用的道路。弧光灯挂在树木中间的立柱的绳索上，洁白的景象明月一样，照耀着公园。这种用两个炭灯心的弧光灯时亮时灭，而且迸射出火花。这种装着磨砂玻璃灯泡、外面罩着铁丝网的电弧，在一团团被强烈的灯光吸引来的飞蛾和蚊虫中间闪烁。

当剧场的铃声宣告某个剧目开演的时候，一部分坐在公园长椅上的游人便站起来匆匆向剧场走去；另一部分游人，无疑是不怎么关心戏剧演出，或者不怎么喜欢听音乐的。他们觉得戏剧演出不屑一顾，便仍然坐在长椅上享受夜晚的凉风。

坐扶手椅的或进看台就坐的人寥寥无几，绝大多数观众坐在剧场四周的圆形走廊里。在这种用沙土铺成地板的走廊里，密密麻麻地摆着用稻草编扎的粗椅子。

妇女们常常抱怨这种椅子。看来，她们的衣服老是挂在靠背的棍棒上或几乎散架的椅子的腿上。

剧场内的灯光似乎最明亮。如果有一盏弧光灯泡碎裂的话，便可以看到那两个炽烈的炭棒发出的光十分强烈，会让人一时看不清东西。

由于大多数观众的经济地位比较稳定，经常进皇家剧院听歌剧，所以觉得这类演出有点俗气可笑。

对上一代人来说，歌剧是一种严肃而神圣的东西；对这一代人来说，至少在夏天，却成了一种近乎可笑的东西。

观众听歌剧时，有的唱段喜欢听，有的不喜欢听；例如在演出《路克雷齐亚·波契亚》^①中，人们喜欢听的是合唱《美丽

① 唐尼采蒂(1797—1848)：意大利歌剧作曲家，著有《路克雷齐亚·波契亚》等歌剧作品。

的威尼斯》和费拉拉公爵的独唱短曲《愿我的报复快来临》，在《宠姬》一剧中，观众爱听的是男中音、女高音二重唱和《温柔的精灵》；在成年人中间，若听十次戏，九次会想起男高音歌手加亚雷^①。这是永恒的一般规律。在《行吟诗人》^②中，观众爱听的是《她露出了笑脸》或《不幸的母亲》，如果主要歌手是有名的男高音或男中音。众人会跟着低声唱“啊，愚蠢的死神，别了！莱奥诺拉，别了！”在《假面舞会》一剧中，观众喜欢听的是两支男中音歌曲《为了我渴望的生活》和《是你玷污了那灵魂》以及侍童的快调《啊，多么明亮》和轻松愉快的歌曲《愿你知道》。

在戏剧情节总象不可捉摸的字谜似的《非洲女》^③中，出场的塞利卡和内卢斯克穿着针织的深色汗衫，戴着好多戒指和手镯。巴斯克·德·加玛海员发出一声尖叫后，用一个很大的圆规在一张地图上测量。他要量什么？观众们一般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进行那种神秘的、深奥莫测的测量。

《阿依达》跟《非洲女》一样阴郁、凄凉。《胡格诺派教徒》也不逊色。在这个剧中，所有的人都低声唱侍童之歌、波希米亚人的回旋曲和宵禁曲。

曼图亚公爵在《利哥莱托》中一面戴手套一面唱他那大胆而冷漠的谣曲《这个或那个》，还坐在桌子上唱《蝴蝶夫人》。

一些老人想起了唐伯利克。“啊！那是一位男高音歌手。”

布景相当糟糕，皇家的衣帽间里的化妆室又暗淡又破旧。

① 胡利安·加亚雷(1844—1890)：西班牙歌剧著名男高音。

② 威尔地(1813—1901)：意大利作曲家，著有《行吟诗人》、《假面舞会》、《阿依达》、《利哥莱托》(一译《弄臣》)、《奥赛罗》等歌剧作品。

③ 梅耶贝尔(1791—1864)：德国作曲家，著有《非洲女》、《胡格诺派教徒》等歌剧作品。

合唱队总是由老太太和秃顶的肥胖先生们组成，男的女的唱得倒很协调。女舞蹈演员身材苗条，双腿肌肉强健、结实，用脚尖滑动，动作十分灵活。

可笑的事情总是有的，看来也难以避免。茶花女^①患着致命的肺病，躺在等死的床上。而演唱这个角色的女高音歌手比奥莱塔却是个胖太太。可以预言，她走五十米路有中风的危险，但是绝对不会传染上结核杆菌。

尽管如此，威尔地的歌剧的伤感音乐还是使一些老人落下了眼泪。祝酒歌《让我们高兴地举杯》或《阿尔弗雷多，阿尔弗雷多，心爱的人儿》，或《啊，亲爱的巴黎》，都使他们深受感动。音乐迷们不由得想起拉帕蒂^②。啊，拉帕蒂！那是一位女高音歌手。

《罗恩格林》^③中扮演鞋匠的是一个男高音歌手。鞋匠的鞋后跟有一拃高，面颊上有几块胭脂，外表没有一点浪漫气息。他坐着纸天鹅——“忠实的天鹅”拖着的船儿到来后，在向高贵的埃尔莎求爱时把头盔丢在舞台上，发出很响的铁皮声。

一天晚上，在一次这样的演出中，有人说道：“传令官来了！”另一个人也说：“传令官，来得好！”第三个人穿上皮茄克，叫道：“传令官出场了，我们吃晚饭去！”

《路克雷齐亚·波契亚》中的毒酒杯是用最地道的波希米亚纸板做的。在《胡格诺派教徒》中，内维斯的帽羽饰仿佛是从某个老太太的帽子上拔下来的，剑和匕首的形状总使人觉得好笑。

堂何塞拿着刀子在塞维利亚斗牛场门口对卡门挥舞时，有

① 意大利作曲家威尔地作的《茶花女》歌剧中的主人公。

② 拉帕蒂(1843—1919)：意大利著名歌唱家。

③ 德国作曲家瓦格纳(1813—1883)的歌剧。

时使星期天来看戏的人象在斗牛场前排看台上那样忍不住叫喊：“她在那里！她是你的！去找她吧！”普契尼①的歌剧《艺术家的生涯》的演员们仿佛是塔拉萨②的针织品的推销员，歌剧《旧外套》中的服装象出自一家成衣的旧货商店的衣服。

从表演的观点看，意大利歌剧演出的水平相当高。剧本和布景都比较讲究、谨慎。《地狱里的奥菲欧》、《护符》、《卜伽丘》、《堂娜胡安尼塔》、《风流女子》和其他当时比较新式的歌剧，如《艺妓》、《消防队员》或《魔鬼的身份证》，意大利的女高音歌手和滑稽演员唱得都很优美，女高音歌手富有表情，滑稽演员则具有丑角的机警神态。

在《护身符》一剧里，女高音歌手卡利加里斯用十分下流的表情演唱关于被强盗囚禁的《勇敢的船长》的歌谣；在《魔鬼的身份证》一剧中，凯曼·罗索勋爵使观众发笑。

四

对寒酸的马德里资产阶级中的许多人来说，布恩雷蒂罗公园具有这样的吸引力：他们能在那里见识一些贵族出身的人物。这些人物的生活非常尊贵、优裕，冬天既难以见到也不能够与之交往。

在夏天，上层和中层社会的人们奔忙不休；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竭力亲近新老贵族、爵位高贵的贵族和具有实际产业的财阀集团。

① 普契尼(1858—1924)：意大利作曲家。著有《艺术家的生涯》(一译《波希米亚人》)、《蝴蝶夫人》、《旧外套》等歌剧作品。

② 西班牙巴塞罗那的城市，以产纺织品著称。

贵族和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在《大街》、《帕洛马的露天晚会》或《诗与村民》交响曲的旋律中，在公园的场地上象兄弟一般亲热。

此时此刻，贵族自觉很得意，任凭人们观看。谦卑的和有某些奢望的资产阶级、职员以及大学生起碼象看到女高音歌手、滑稽演员、斗牛士和有名的政治家那样亲眼看到了上层社会的贵妇人。

当阔太太们秋天或冬天的下午在卡斯蒂利亚纳或布恩雷蒂罗公园散完步后乘马车顺着圣哲罗姆大街回家的时候，青年们会彼此提醒说：

“你瞧，那是某某太太……这是某某夫人……”

在布恩雷蒂罗公园里，看到这些贵族出身的女人的机会比较多，相互之间的距离也缩短了。

在这个公园里，不但能看到高贵的上流社会，而且也能看到高等妓女：“白姐”，“纯姐”，“热带姑娘”，身材高大、头发金黄、搽着脂粉的“女游泳运动员”等等，同游人们擦肩而过。公园里也有一些比较有名的古怪贵妇；人们彼此谈论她们的有趣的故事。其中有一位妇人叫瓦尔基丽^①洛拉，据说她曾用法国剑在乡间别墅同一位情敌决斗，当晚胳膊上扎着绷带出现在皇家剧院的包厢里。另一个古怪女人叫“墓地的维纳斯”，大概是因为她专门在墓地里约会或者因为有人认为她是坟墓里的女人。

在男人中间，有不少有名的人物。在始终坚持来公园散步的人中有一位叫“拉达梅斯”，因为他目光敏锐，表情吓人；另

^① 瓦尔基丽：北欧神话中战神奥丁的婢女。